

韋燕章著

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

李任仁簽署

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

著作人：章燕章 發行人：陳劭先

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另加郵運費

桂林 百岩山 建設印刷廠印刷

桂林 麗君路 文化供應社發行

民國三十年三月發行

本書保有著作權及翻譯權

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

(一名劫後還鄉記)

丁巳

地方劫後的情況

民族壯烈的精神

點滴書來

歷々如繪

李任仁題

五十八

呂序

自倭寇內犯，桂南邕龍各區淪陷最後，亦收復最先。劫後情形，據官書及報端所載，固已略知梗概。韋女士燕章，於敵退之初，即馳赴南寧，從事調查。歷半月時間，舉所見聞，一一筆之於篇，名爲「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敘述明確，詳人所略，而於南寧民衆熱烈抗敵之情緒，與匹夫匹婦慷慨赴義之事蹟，尤闡發靡遺；足以勵當世而供史料，可貴也。讀此，益知此次敵軍全面潰退，雖原因不一，而我桂南人民，無論直接間接均予彼以重大之打擊，實迫之使然。此種抵抗異族侵略之精神，無非先代民族英雄——蘇忠勇（事載宋史紀事本末）馮萃亭蘇子熙劉淵亭（事見清末中法之役）諸公，壯烈英風，感召而至，初無俟於勉強者，非偶然也。爰爲之序，以介讀者。

中華民國三十年元旦陸川呂一夔序於廣西省臨時參議會

邱序

我桂南十八縣民衆，於敵軍壓境的時候，作光榮的撤退，竟達二百餘萬人。邕寧一縣，全人口僅四十五萬，而數日之間，陸續退出的至三十九萬餘。南寧市人口逾八萬，除老弱殘廢二百餘人，被法國牧師收容於天主堂外，全城幾無一人，留爲敵用，以這樣廣大的羣衆，這樣悲壯的事實，在世界的民族鬥爭史上，恐怕只有一八一二年的莫斯科，和唐時突厥的舉族西徙，差可比擬吧。

然而拿破崙入據莫斯科，爲時不過三月，莫斯科的空城，由俄軍之舉火自焚所致，是則時間之久暫，事勢之難易，與自動被動之差別，似未可與我桂南同日而語。突厥之西徙，一去不能復返，且爲游牧民族之特性，似又未可與我相提並論。那麼這次的桂南，在歷史上的價值，也就可以想見了。

廿八年冬，我在南寧淪陷後的二十天，出巡邕隆龍色一帶，在這迢迢千里的長途中，幾無日不與千百成羣的義胞接觸。廿九年冬在南寧收復後的一個月，我又出巡邕龍綏上一帶，在百十城鎮的敗瓦頽垣下，與成千累萬的義胞談話，我從未聽過一個人，對我說過半句希望不再打仗，和歎息財產燬滅，骨肉死亡的話；雖然個個都是一樣是鳩形鵠面在飢寒疫癘，風餐露宿中，掙扎出來的人；然而仍然很昂奮地，很自然地，唱着「中國不會亡」的歌曲，來接受我的撫慰，有時竟使我像觸電似的，嗚咽着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我在前年出巡的時候，常在距離前線僅僅一二十里的後方，見過十數萬破路的民工，受鄉村長率領着，在飛機大炮威脅下從事破路。又見過十數位縣長，憑着一副電話機，日夜調動了千千萬萬的鐵肩隊，從事運輸。到了去年出巡，情況雖然大大差異了，然而無論到了任何殘破到一所屋宇都沒有了的鄉村，基層的機構，都老早恢復了，甚至敵軍才退去四天的上金，壯丁們便出來放哨守卡，維持

戰後的秩序了，在這樣呼吸存亡之間，創鉅痛深之後，他們並不會稍自寬假，絲毫懈怠，而忘了他們的崗位和責任，像這樣的民族精神，國民志氣，我們可曾在那部歷史裏發見過呢。

在南寧淪陷之初，我們曾聽到不少的批評，認為民團訓練，民衆組織的不濟事，甚至懷疑到訓練組織的並非事實，他們的錯誤，在期望訓練組織了的民衆，去「以挺與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同時他們以為看到軍事的一進一退，便是兩國勝敗的歸屬，他們對於民衆潛藏着的壓力，和政治圍繞着的攻勢，的確太忽視了。

我老早便想將我年來心中所感觸，耳目所見聞的，寫了出來，以介紹這次桂南民衆的英勇姿態於海內外讀者，但因事務紛繁，未能着手，恰好邕寧韋燕章女士，她已寫成了一部「回到第一次收復的名城」的稿子，拿來要我作序了。我一氣讀了兩三遍，我所見所聞，所感，所要說的，大半都被她寫了出來；雖然其中

所說的，僅限於邕寧一縣，但已比我所知道的，更豐富，更深刻，更具體，而可以代表整個的桂南了，這是多麼令人驚喜啊。

在我未曾拜讀她的大作以前，已經知道她是一個愛國詩人了，在蘆溝橋抗戰的那一年，她便以「八百壯士歌」見稱於兩湖的文壇，這回我見到她的篇幅較多的作品，雖然還是第一次，但她那熱烈，真摯的作風，已夠給人傾倒了。

我雖然在文藝上沒有什麼好而恰當的術語來替她在序文裏介紹和批評，然而我讀到她那「街頭巡禮」「模範四村」「民間第五縱隊」諸篇，覺得她是以寫實派的姿態，諷刺家的格調，運用着中國詩歌戲劇的詞筆，來描寫這歷史上的「大事件」，而使讀者於無數奇警的逆語，幽默的情態中，得着輕快，生動，沉痛，悲壯等等的快感，而於不知不覺中，認識整個民族，地方，社會，歷史的特性和背景，如同使我們讀了荷馬的「依利亞特」和奧迭西等詩歌，莎士比亞的「奧舍羅」「李亞王」等戲曲一樣，那麼她不僅成功了第一次收復名城的第一篇作品，也許

是民國三十年廣西第一篇成功的作品啊。

看吧！我們收復第二第三以至無數的名城，快要到來了。我希望韋女士以至其他的作家，不要吝惜已經成功的藝術，來描寫這將要來臨的第二第三以至無數的收復名城吧。我拋甄引玉地替她寫起了這篇序文。權當我對國家民族和作家們前途的預祝。

中華民國三十年一月二十九日邱昌渭謹識



題燕章刼後還鄉記

區文雄

蝦夷翻海濤，狡焉窺吾圍；長驅襲桂南，邕州淪醜虜。嗟我忠義民，不屈與賊伍；壯者空室出，結隊連軍旅；流離餘孱耄，亦可寄心膂。疇非軒轅冑？而忘復疆宇！游擊助圍攻，蹙敵無寧處；一朝邕龍潰，終克揚我武。捷音灑水聞，笑顏逐眉舞。燕章熱烈腸，歸心凌險阻；驅車吊峴崙，遺壘葬叢莽；渺渺田園荒，離離歌禾黍；竭來成一編，蕪城刼後敍。可歌可泣人，商聲雜宮羽；或手刃賊頭，中夜入賊所；八尺魚網罟，殺敵復誰侮，多士挺人豪，弱質堪憐取；縱身綠波中，哀哀何氏女。紀實事歷歷，寫生筆栩栩。如展流民圖；如聞遼鶴語。我亦懷故鄉，兩陷成焦土；未能屬毫端，南望空延佇。曾聞匡復功，亡秦有三戶。願如我桂人，羞認賊作父；漢賊不兩立，臨難勿首鼠；庶恢大漢聲，收京待一舉。持此勵同仇，相期懲在莒。

題韋燕章女士劫後還鄉記絕句十四首次其還鄉

卽事韻

君自榕城返故鄉，如斯血債幾時償？傷心劫火痕猶在，家破惟期國不亡。
一路農田長草萊，戰時屍骨慘成堆；驅車直過崐崙上，定憶將軍躍馬來。
敵退邕城始有官，嗷鴻未集尙驚寒。歸家共歎無家苦，欲繪流民落筆難。
誰教醜虜望風逃，士氣民心亦足豪；不肯低頭降賊壘，况聞賊至更提刀。
倭欲侵人古所無，空城遠避恥爲奴。獨憐邕水滔滔去，恨事長留何大姑。
鄉關雲樹竟何如，欲覽春光柳未舒；行到深山窮谷處，斜陽村落半爲墟。
父老清晨曝日暄，競將往事對君言：賊名魚網驚羣賊，不敢重來擾故園。
與賊相持近一年，卻從八尺警烽煙。不圖軌里連鄉法，抗敵功高已赫然。

忍看遺黎菜色青，還鄉路遠總伶仃。誰同猿鶴蟲沙劫，一夢遊仙不復醒。
 奪來胡馬百餘頭，夜靜更深月滿樓；壯士緣何無上賞，不明功罪使人憂。
 紳耆罵賊一聲聲，矢志攘夷大義明；性命身家都不顧，最憎鐵騎太橫行。
 讀未終篇心已酸，邕江慘劇入毫端；他年戰史如搜採，此記還應仔細看。
 一年之計始於春，劫後關心播種人；黃犢一犁何處覓，歸來隴畝幾經旬。
 尚有生花筆一枝，和君佳句未爲遲。亡羊不患牢難補，但願人人畏四知。

岑溪陳樹勳題於省參議會

題詩

何大姑

蔡紱秋甫稿

難全忠孝恨如何！薄命紅顏付綠波。
纖手若將敵酋刺，流芳豈讓費宮娥。

讀燕章詞長還鄉卽事絕句



劫後還鄉感慨深，蕭條景物悵登臨。
歸裝滿載傷心句，客館愁聞灑淚吟；
邕水重逢徒可羨，羊城回顧轉難禁；
去何飄忽來何速，詞客情懷詩裏尋。

前題

林耿凡

浩劫年來百丈深，家山回復強登臨，
一人一事殷勤問，千恨千愁仔細吟；
月到層樓無限意，江流百轉更難禁。
新詞漫向階前讀，敗郭殘垣亦可尋。

自序

因為我的始祖是狄武襄宣撫廣南時從征諸將之一，所以我從小對於「崑崙關」的印象就很深，而我研究「歷史」的興趣，也是在每年「元宵節」我們家裏那隆重的「祀祖」儀式中發生的。記得是在我五歲的那一年吧？我曾一度跟着父親從北平回到南寧來。每逢走過城隍廟那一個大石塚的時候，父親必定帶我進廟裏很恭敬的向那供着的神像行禮；我覺得很奇怪，便問：「廟裏的神是誰？這堆石頭裏有什麼東西？您為什麼這樣尊敬他？」父親告訴我：「這廟裏的神，是宋朝的忠臣蘇忠勇公。這石塚，是他一家人同日殉難藏屍的地方。你不要當作一般迷信的廟貌看待。」到我大了，讀「宋史紀事本末」見有這麼一段記載：「神宗熙寧九年春，正月，交人圍邕州，知州蘇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城遂陷。緘義不死賊

手，命其家三十六人皆先死，藏屍於坎，乃縱火自焚。城中人感緘之義，無一從賊者。於是交人盡屠其民，凡五萬八千餘口。事聞，詔贈緘奉國節度使，諡忠勇。」我纔恍然於父親尊敬他的原因；而我之遇有被人稱道的「人」與「事」必定從詳訪問不肯使有價值的史料付諸湮滅的習慣，也就是從這段故事養成的。

我終覺有些疑惑，為什麼「殺妾饗士」的張中丞（巡），有唐朝的古文大家韓昌黎爲他作傳後敘，而「十萬人同心死義」的閻典史（應元），也有締造中華民國的革命先進替他宣傳；惟獨這拒守邕州「縱火自焚」的蘇忠勇公，和當時在城裏「義不從賊」的「五萬八千餘口」被交人屠殺的民衆，卻除了宋史和省志還有些跡象可尋外，簡直沒見過一篇頌揚他的文章呢？照理，張中丞閻典史蘇忠勇三個人，都是站在整個國家民族的岡位上與異族抵抗；又同樣的以一死增加了國史的光榮！何以到現在，人但知有張閻而不知有蘇呢？我曾研究他們所以身後聲譽顯晦判然的緣故：大概因爲張在睢陽，閻在江陰，都是「交通便利」「人文

薈萃」的地區，而一班「文人」「墨客」，在「以文會友」的場合裏，少不了要找到這種詩詞歌賦的題材；經過一番潤色，自然就「不經而走」了！蘇忠勇，卻不幸出落在我們這「交通梗阻」「瘴雨蠻烟」的廣西（別說那時候，就是在十五年前，恐怕你在上海說起廣西兩個字，還有人認為他是廣東的一個縣份呢！何況南寧？）又有誰來替他「游揚」「潤色」？就這一點，已可想見「廣西」自秦始皇開通五嶺設為「桂林象郡」直到現在，這二千一百七十二年，不知道湮滅了多少這種珍貴的「史料」呢？我寫這篇記，並不是想與一般「文化人」爭取作家的地位，或借此出出風頭；我不過想及身彌補過去「歷史」給「廣西」的缺憾，不使我們廣西的一切「人」與「事」，依然像從前一樣的被人漠視罷了。

「第一次收復的名城」：在南寧樂羣社，歡迎那南寧民衆第一次見到的中央撫慰大員——朱楊兩先生的筵席上，我聽到這麼一句動心的話，不禁默然在想：「哦！這「第一次收復的名城」裏，經過這場「空前浩劫」後，難道總沒有一件